

行為的背後

聖誕節期間，有機會出城去看一齣音樂劇，就是很有名的 Phantom of the Opera（歌聲魅影）。雖然當中的劇情耳熟能詳，不久之前也曾看過原班演員演出這音樂劇，但是在沒有其他娛樂的情況下，再看一次又何妨。

這次和之前看的一次沒有多大的分別，只是女主角換了另一人，上一次的女主角有二十歲，這次的女主角我想也有三十了吧，她不比上一女主角漂亮，歌聲也沒有上一次主角的甜美，但是她對角色的演譯卻比較細膩和投入。

這一次雖然是原班人馬，但是演出卻比上一次好，演Phantom 的男藝人，實在演活了這天才的內心世界，充滿了自卑和恐懼，因為長相使他一直在被歧視和虐待中生活，不敢去接觸人，從而不惜一切代價要人服從他，成為不可理喻的鬼魅。看著男主角的演繹，眼淚不其然的掉下來。到最後，他終於願意放手，讓女主角和心愛的人離開，原因是女主角在那使他一直不敢面對人和抬不起頭的醜陋面額上深深的親吻，他終於感到被接納，那因創傷而生的橫蠻霸氣盡都溶逝，能放眼看到別人的需要，故能放開懷抱，成人之美。

我們生活中所遇到的人，偶有一些我們認為他們是不可理喻，橫蠻無理，我想這也是因為他們背後的故事，使他們不得不以這種姿態來保護自己，或許我們不要只定睛在他們的行為上，試試細察他們背後的故事，體會他們的傷痛，學著接納他們，我想世界必定會變得更加美麗，人與人之間必能更無隔閡。

面對接納別人這個課題，很多人給我的回應是辦不到，面對一個自己不喜歡的人，最好是老遠的避開，莫說要接納那些人不可愛的地方。我想這不是能力的問題，而是心意的問題，不是不能，而是不肯。

記得大概二十年前，我跟丈夫到中國內陸走了一趟，去看一個從來不認識，而精神有問題的女孩。那個女孩的父母認識我們一位朋友，而當時精神科在國內不是很普遍，所以那個女孩發病的時候，村裡的人都以為她是被鬼附，並沒有去求醫，到事情嚴重了，那位朋友便聯絡我們，看看能不能幫上一把。當時丈夫希望我同行，也許可以幫忙分辨一下那女孩的狀況。因為起程之前聽到那個女孩不肯洗澡，已十多天沒有洗澡，而她大解小解都在自己的房間，於是我就做好準備，帶了香水和一些濕紙巾，因為我實在怕接觸那些髒兮兮的人或物。

到了那裡，看到一個長得很標緻的女孩，傻傻的，看見我們，立刻躲回房間；看守她的一位嬸嬸說她知道我們要到，所以用水管噴射那女孩，希望可以清洗她身上的髒物，但是還是不能完全洗淨。既然有使命在身，只好硬著頭皮到那女孩的房間，真的看到地下濕漉漉的，她看到我，定睛望了我一陣子，那個時

候，我真的透不過氣來，整間房間有一陣很大的異味，再加上她這樣望著我，真怕她會撲過來，我不怕她會傷害我，而是怕她身上的污穢；幸好她望了我一陣子之後，她開始唱起歌來，她的聲音很甜，歌聲很美，聽著聽著，對她產生了憐愛之心，為了表達對她的關切，竟然跟她坐在濕漉漉的地上，而且還越坐越近，問她好幾個問題，她完全不回答，自顧繼續唱歌，當我稱讚她唱得好，她對我笑，我想我們的隔膜開始解除了。

知道這個女孩本來是好好的，但是有一天她外出之後，回家後就這樣神智不清，我和丈夫都同意她是受到了打擊，所以病發，於是丈夫拿了一些藥給那位孀孀，請她按時給女孩服用，希望可以有助，後來我們要離開的時候，那個女孩突然撲向我，要我抱她，本來按我過去的反應，我是會避開，或者是把她推開，但是不知怎樣的，我竟然緊緊的抱著她，我的臉碰到她那纏在一起而又有一塊塊髒物黏著的頭髮，加上一陣強烈的臭味，應該是想吐的，但是我卻流起淚來，我看到的是她受傷的心，感受到她被困在傷痛中的苦，那些髒物，已不是重點了。離開的時候，丈夫也驚訝我能如此的抱著她，因為他知道我是不能忍受這些的，我的回應是，我上了一課，原來把心眼放在人的內心和需要上，外在的一切都不重要，甚麼難忍難以接受的東西，都不是問題了。

很多年之後，有機會到國內教一些短期的課程，教完了，有一位女孩送我到車站，她向我表示感激，原來她是那女孩的妹妹，女孩現在好了，還結了婚，她口中常常說是一位很香的姐姐幫了她(我當時怕難聞的氣味，噴了一些香水)，他們全家人都把我們看為是恩人，而那女孩知道我要去教書，雖然她不能來，她卻寫了一封信，讓妹妹帶來，字跡清秀，文筆幽雅，字裡行間，都充滿著感激之情，我的心再一次被打動了。

如果我因為髒而不抱她，她不會感受被接納和安慰，我也不會看到真實的她是這樣的美，這樣的好。這一課使我改變了，我不再單看人外在的行為，而學習去看人的內心和他們背後的故事。